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本堂集卷三十一

宋 陳著 撰

歌行

弟蒞飲至醉醉歸蹶道中荊棘中

聖俞小飲亦百盃髙乂兩手無歆頽旻卿登樓終日飲端坐人謂神仙来二賢佳話三百載磊磊亦有梅山在有人招邀無不如吞吸樽罍氣如海夜来一醉不為淫

歸路胡為不自禁蹴壓荆棘卧霜草接䍠到着衣披襟我来相問胡乃爾笑而答之言纚纚禮豈為我輩設哉君特未知其趣耳今日何日要如何宇宙偪仄蜂一窠進不得以事業見退老溪曲山之阿當時仰天月如水恍惚釆石江頭見晬李或時展轉見隣舍如席同舍郎家甕邊地以形骸觀若狂疎外形骸觀方見吾世人總被形役心我獨了了心存初淵明對菊敗籬下豈其嗜酒誰知者少陵非愛牛炙酒花鳥感時詩淚瀉一聞此

語心神驚大夢忽覺暗忽明自今有酒但相覔從人看我兄弟醉中醒

次韻單君範寄梅行

洛陽今何辰姚黃委沙塵豈無桃李花荊棘相僕臣咄咄歲成晚山空水粼粼化爲萬葉飛日斷無可人誰知霜雪根獨抱寒中春

醉中示姪溥

山茶風香酒微波杏花日長人笑歌兒孫歡擁白髮婆

賁萊觧醉不厭多人生樂事恐蹉跎世事等是一夢柯
孝義兩字不可磨當與兄弟相切磋我家兄弟三世過
謹勿令人説如何

後紀時行

歲在乙酉孟春朔天氣凝滯雲不開一日二日三四日
或雨或雪或夜雷山川失色萬物病寒氣折骨淖沒脛
如大兵後洪水餘雞犬無聲烟火冷况昔三陽轉新元
公私萬事五日寛上得盃酒壽父母下與妻孥賀團圞

如今景物不可說官府何曾有時節符移捷出星火飛吏卒呌囂豺虎烈意謂東風換年頭眼前百錮庶有瘳天時人事乃如此何以解吾憂世憂元日連陰至七日老杜感時時紀實太平時節身難遇昌黎此語亦悽惻是時世事未如今二老已有難言心我今更有難言處聊記歲月那忍吟

吾鄙與佛會

世人大為經會不足怪可怪者在吾輩中人耳

因賦惜子瞻一篇

我惜蘇子瞻氣豪天地隘雄文萬斛前盛名表昭代自負學見道欲溯歐陽派胡為所以學先與本論背或者交浮屠聊爾奚足怪何至敢昌言前身五祖戒眉山世積善老泉亦英邁脉絡有自来胚胎乃融會顧誣正大傳謂感非類穢胡鬼是吾親父與母安在痛哉復痛哉不孝此為大本来中無主恍惚求諸外一妄流到今狂瀾互澎湃人人說輪回處處習夸唄有識或見譏動以

蘇為解愚者不必責可責在吾輩當時若遇吾夫子嗚

鼓攻之此為最

癸未冬至後與妻對酌偶酌遂賦

買臣賣薪妻見棄髙鳳嗜學遭妻詈我窮到骨累百指

藜藿併日一髮氣妻自機爨謀餘生諸兒忍寒結饑腸

有時我痴笑問妻妻亦笑答貧其常聽之不覺一絶倒

不謂此道君亦曉滿天地間皆浮塵消磨不盡惟此道

低頭拱手說與妻孟光舉案與眉齊當時豈緣醉飽故

深遠滋味出鹽虀而况今日為何日我年今年已七十我妻之年雖少我老心古道與天質偶然得醉平生歡醉中寫與諸兒看人間不必問貧富須信闗雎為造端

四月五日醉書慈雲閣

峰開荷葉東南傾梵宮截斷西来青參差樓閣空半起撞鍾椎魚撼林坰奔走篸笠數百里隨時来乞山中靈大衆坐飽雲捧足百需順應水建瓴彼饕者誰尸海闔日鬻三帖出府庭交馳爭此一席捲赭山不足搜鉢瓶

囊槖所攫鳥獸散遺臭滿山草亦腥簷棟摧落甚敗驛
旁風雨濕土有星廚烟寂寞甑釜破殘僧菜色身伶俜
山運忽回緣法倒鐵錫飛入總雲亭伽藍起舞山鬼避
避大法鼓轟雷霆豎硬脊梁施敏手恢恢餘刃新發硎
仆者以興獘者剗如痼病脫沈醉醒況今佛流正澎湃
平地丈浪騰滄溟何事不可咄嗟辦寺已如畫山翠屏
誰知不忍回首處山下景色何凋零文獻故家編下戶
瀟瀟四壁門長扃舊来豪家鼠竄伏貧民偶遺風濤萍

吽囂隳突尚不已宛轉就縛垂死丁春風無分日光薄究聲苦雨那可聽信有天堂與地獄咫尺中間分異形世變不情至此極仰面三嘆天冥冥

夜夢在舊京忽聞賣花聲感有至于慟哭覺而淚濕枕上因趁筆記之

賣花聲賣花聲識得萬紫千紅名與花結習夙有分宛轉說出花平生低發緩引晨氣軟此斷彼續春風縈九街兒女方睡醒爭先買新開門迎泥沙視錢不問價惟

欲蕩意揺雙睛薄鬟高髻團團插玉盆巧浸金盆盛人
心世態本浮靡庶幾治家有承平賣花聲賣花聲如今
風景那可評向時樓臺買花戸凄烟落日迷荆榛但見
馬嘶逐水草狐狸白晝嗥荒城萬花厄運至此極縱有
賣聲誰耳傾吾生不辰苦懐舊如病入痼酒宿醒况被
春風暗撩撥旁無知我難號鳴怨馬夜枕發為夢恍恍
惚惚行故京一唱再唱破垣隔閙聲不見花分明謂此
何日尚有此傾兩大慟泪縱横久而方覺更哽塞擁被

危坐百感并我年今已七十一豈是年少閒關情天空地濶說不盡山外杜鵑啼殘更

看花吟

少陵野老老更癡看花看開千萬枝安樂窩中打乖叟看花只看半開時二賢看花各有意我亦有意看離披紅飛換得綠陰出瀟洒頗與老眼宜麥風揚塵野色秀梅雨蒸葉香氣滋避人好鳥着巢穩爭春蜂蝶今何之本來生意無斷斷靜看遊戲造物兒不觀聖人畫剥卦

剥窮于上復下隨嗟乎人事正如此盛非終盛衰非衰衰盛相乗乃常理盛不必喜衰奚悲誰知世情偏喜盛我看花衰我自知

六月五日大風雨水弟觀有詩道其事因和之

自古人間多水旱人事盡時功過半區區事空不事實三代以後人心亂吾鄉薄産寄山溪崎嶇隨勢無尺齊受水通灌盡預備隄防以石堰築泥顧不此信信偶木頰舌唄誦淫此屋豈知性本依人行方信之中神所宿

火雲遮日雷無聲乘旬望憂憂羣生更兼五日天不雨
原無黍稷田無秔田里倚龍為人命百拜哀鳴聒龍聽
忽焉夜雨一霑濡咸謂卧龍今睡醒胡為詰朝天晦暝
颶母橫挾揚威靈撼山崩谷發廬舍掀播兩間摧萬形
初謂得雨龍之賜誰料此風隨後至或者風雨自有數
龍亦無知天做事不如反已自求天難獨靠龍圖萬全
况持紙錢徼妄想正似銜石將海填里無千戶分十甲
諂鬼誅裒知幾匝流俗酣溺死不怪我有苦言誰聽納

綠蕚梅歌

奉川西山下地名董麓嶴趙敏求之家有此于九月看花而王儆齊趙敏求有詩景文轉以示因賦一章寫余意

君不見宣和艮岳綠蕚梅百花魁中此為魁絳霄燈火不終夕剪為荆薪毀為灰又不見駐蹕錢塘開聚景此梅又花天寵幸江神不才馬飛渡蹈碎禁地花無影兩地百五十年餘花與國都相有無誰知造物不盡意尚

留人間一種癯山中佳人清似水放開吟饕嚼花髓我未見花得見詩見詩便與花相似且聞九月花已芳奇觀到眼詩為忙臘前年後是正候忽為秋光豈其常大庾嶺頭炎瘴地年年早開不為異四明相去數千里不應早花亦如此吁嗟地氣如車輪自南而北知幾春如今所見到草木不獨飛鳥啼天津梅乎梅乎本清絶花如白玉枝如鐵矯矯胡為心亦隨不念從前傲風雪唐苑九月誇梨花鶴林九月艶杜鵑我欲梅根一酹酒謹勿與

彼爭取非時姸

丙戌二月二十五日梅山弟為孫試週遂賦

梅山種梅梅封且培梅山種善如種梅有善必報既有子有子且復生孫来蕭艾之間芝挺出今朝纔為兩三日咿嘔似欲指之無爍爍眼光如點漆中庭展席分排鋪童冠環立覘所趨從容顧視前舉手干戈俎豆詩與書吾家昆弟存者幾六十見孫有吾弟未問他日成人事庶幾正脉存祖禰盃盤團圞家庭春豈是閒心兢芳辰

危時閉門獨生意一醉有感天猶仁吾弟所喜吾亦喜亦欲含飴娱晩歲自知無德開後人有不盡澤吾先世不覿吕范兩名家賢子若是何其多皆從世積心上出安知他日吾非他

夜飲慈雲諸公索詩因成長篇

世艷明滅螢尾光客氣騰躍烟中香烟消螢死竟何有要知人事亦何常今夕何夕山中集六客相對通肺腸樽中不問酒聖賢得醉即是無何鄉耳邊鼓笛有自好

忽而散去吾何妨吾輩本非淫湎沉聊以寄意齊與亡老禪知我酷信我謂此非痴亦非狂呼童展紙快磨墨聽我趁筆窮夜長㬎然一笑如夢境清風明月自有大文章

登慈雲閣示齡叟月嶠

人間何處無春風春風好處山林中我與齡叟心事通去年雪外来共松爐紅梅花窻下今日還相逢鏗然者誰敲竹笻吾友月嶠勤相從拍手一笑意氣同各饌所

有留從容叢盤簇豆異味重傾壺倒榼新芻濃瀹我以茶鼎之芳茸戰我以詩筆之銛鋒浮生誰能百歲終世變翕忽雲飛空烏輪無情已下春白鳥翩翩投前峰歸興浩浩舞而東醉中無語可謝兩主翁

寄廬致遠

春来日日雪滿山雪晴初放春風還高人佳處獨先得挼藍新漲溪一灣楊垂岸竹隔水梅花飛香莎草斑市聲咫尺自辟易天景呈發無留慳何須學徐生東泛海

也休問老子西入關手招鴻鵠碧雲遠耳狎雞犬白日
閒雨畦灌蔬翠𫜹𫜹春槽壓酒紅潺潺可以仙吾氣可
以童吾顔可以平步蹬吾吟免着蠟屐窮躋攀可以曠
視舞吾醉安用長袖姸巧彎乾坤雖大此豈少娩我衰
老非其班投我之轄下我榻便欲援我超塵寰攜持雅
道歸破屋分與松菊盟長跧君如不忍棄我去倘可晝
我浮丘洪厓間

本堂集卷三十一

本堂集卷三十二

宋 陳著 撰

歌行

正月二日遊慈雲為齡叟作

丹霞前慈雲頂兩壁相看蒼鐵冷春風秋月一逢迎菜碗茶甌柏香鼎有時話到有處無有時瞑到入禪定本来僧俗不相干氣味投時堪儁永九年卓錫興百廢誰

與挽之欲去猛我年今已七十六師五十二亦多病人生契合是因縁臨老相分重悽哽東湖水寛萬頃風波簸弄羲娥影西山有寺古佛境啼鳥落花雲水靜醉中覗縷醒時語師亦兩下如何領

庚寅仲冬七日醉書梅山弟家

我來不為一醉期忽焉一醉留者誰山川無言豈有意陰與造物爲吾詩吾語不受世促迫亦不肯與人諧嬉鳶飛戾天魚躍淵動筆自有風月隨我欲寫時君莫問

君欲問時我不知此時此意有此樂梅山梅花開時為我痛飲而讀之

醉書

庚寅仲冬之八日與諸兄弟諸子姪濁酒數盃菜一盆醉後相忘見真實誰云人間天地窄但覺物外山林逸人生安能皆百年洪厓浮丘亦浪傳妻孥安穩雞犬樂此外無復有神仙甚哉世人不知足苦積銖縷多買田子孫賢否誰能料近是此身難自保舉頭問天天不應

聊向虛空一舒嘯得一聚首便為福得一餉閒真是寶但願如安樂窩中長打乖微醺着面春拍懷不願如荷鍤自隨死便以埋酒為命忘形骸

老興行慈雲醉中

梅花爛斑春漸芳山弄晴溪生光筍擔自隨信老步一步一跨春意長路逢隣叟笑謂我鬚鬢皓矣脚尚强及今行樂刻當歲莫學癡人無知死亦忙味哉此語舉手謝乘興迤邐入寶坊住山老子拍手喜翠微摇曳白鳥翔

本來未有十日別已佀故知久别過他鄉坐我以蒲團
叠膝之榻熏我以栢𣾰醒心之香飽我以銀絲之餅長
菜之饌瀹我以石花之水申椒之湯世方慕羡黄粱枕
誰顧蕭颯芙蓉裳獨如羊棗昌歜嗜要與古栢寒松蒼
可但三宿桑下生恩愛已是十年方外通肝腸疇昔盡
隨電光一抹過方來能有日晷幾寸量劃然長嘯出門
去弟導吾前子扶傍慈雲信美非吾土歸與歸與仰面天
茫茫

送春醉吟

三月二十有一日絮雲弄日風力薄家人報我明日夏
草草杯盤歎春腳人生心眼最無常風景流禪爭頃刻南
風一轉垂青陰回首方壓是陳迹天公好事亦世情約
東花神呈春末放開酴醿紫心香安排芍藥無留發流鶯
調笙舌尚存倦蝶依然舞還拍杜鵑無知只催歸何物
惡聲誰聽得不妨長筵達詰旦餞舊迎新兩無作旁觀笑
我八十翁翁亦自知身是客安問家無擔石儲時節猶

是沉沉酌我聞此語三嘆息酒邊寄耳非莫逆老杜憂懐醒時多誰道醉狂放吟如李白

賞轉官毬花酒邊分韻得剪字

天機地軸隨時轉萬物生生就裁剪庭前一種可人花獨殿春深交夏淺團團自是渾沌苞皎皎不見兒女婉照見胸中本色正洗盡世上芳容靦我来把酒笑問花花為我開恐非便意將遯歸金谷園不則直進至華苑庶幾巽質逢巽顧百卉千葩羞着面花不解答我已醉

醉夢恍與花神見若曰幸自托君家朝夕安知有貧賤

香何用多無眩鬻静與誰爭却悠遠紛紛桃李吾輿臺

只許雪裏梅同傳富貴自有富貴花强顔諂事非其願

妄人或呼轉官毬正欲為君力辭免胡為亦動流俗心

忽向醉中遭發遣踅然而喜豁然醒前言戲耳起䢖花

前心服善

戴時可家賞木芙蓉花醉賦

西風不是芳菲節木落山空景凄切賴有桂菊聊記時

殿後拒霜花如發我攜樽酒來問花花於此時擅奇絶先白後紅知物變有色無香韻自别寓軒主人古風流不肯移種防慢褻兩根兩花相嫵媚自况鴻光自娱悦幸而桃李不同時彼紛紛者當愧赧坡云此花最宜霜待有霜時酒還設良辰美景休拈掇白髪朱顔易交割我今耄矣不足云勸君年年自此醉倒梅花雪

與前人對酌醉中

天寬地濶無拘嫌日往月来無留淹有興一日是一日

貫心樂事若難無我貧到底君不問君自與我相嬉恬安知朝夕不自給有酒須與我共酣窻前有菊相色向採掇為我苦中甜老妻在傍發一噱謂雖謔浪意自嚴想見古來聖賢酒無量千𪉲百榼非傷廉回頭笑謂安得此但與劉伶阮籍嗣宗後佳話添

送黄少儒名叔英將遠遊

慈溪先生擅文章胸中奎壁纒諸郎君生坐後秀愈卓骨骼昂昂氣揚揚黄金滿籝父訓重青簡插架家傳光

九經本也末百氏一日誰知我十行木根盤龍榦必異
要須培植為棟梁寶氣貫虹玉必粹亦在磨琢成珪璋
弟方韡筮爭徑捷難把章縫入時妝既不必學阮籍哭
亦不必學接輿狂仰天俯地道固在往古來今人漫忙
安居茅茨即臺閣雋永藜藿勝膏粱大蓬山下遠塵境
晴嵐煖翠松竹房小鑑湖中落天鏡明月清風芰荷裳
內可以存養性情之正外可以舒暢詩書之香上可以
奉萱庭壽康之慶下可以遂棣華和樂之常立我之大

無愧怍敬天之命為行藏不然荆璞輕自售恐如梅實酸誰嘗君不見蘇老泉年二十七始自强渟涵滿腹抑不發直待知我逢歐陽又不見徐仲車力學篤孝母在堂大賢刮目他日事自有了翁鄒道鄉

送洵之越

有美一人来自東與兒洵約西遊同謂閩古越多勝跡庶可洗眼開心胷窆石亭空思禹迹飛翼樓高憶蠡功過司馬寓第如見涑水叟由稽山書院如見晦庵公東

山則想謝太傅之雅量上虞則感李恭伯之孤忠讀范
堂記則想憩棠於出守問祈國里曲則想持帽于方童
偉哉聖賢所森布關乎名教無窮終彼柯亭之烟竹蘭
亭之觴水剡溪之雪舟邪溪之樵風雖非本色所慕羨
然亦餘興相迎逢盍陪登堂風雨外固異萍梗江湖中
八十一歲汝我懼二百里近我汝容目而送之豈謾往
歸以復我將誰從滔滔世變猶古道脩竹可竹兩人龍
後園侍郎芍藥酴醿三花競發戴時載酒来同酌

醉中

前日對花賦三詩醉後誰復記當時雪溪公子忽攜侶

仿佛夢中一見之世間何事非虛妄嘯裏著句豈狂癡富

公園有凌霄樹獨立不蔓今古希碧雞坊頭海棠花花

開如屋樹丈圍洛與蜀今已非雖欲勝賞將何歸我家

貧極花未厭我亦未敢輕抛離茶一盞酒數卮邀朋命

友同娛嬉今日何日晴且煖三花相得心自知旁觀索賦

不須訝要問底蘊自有造物兒

前人載酒光風霽月醉中

春漸老年已耄一時自適非不要花香妙柳腰裊老懷未怯踰年少東風吹吹杖屨便燕嬌鶯妊不我媚南隣載酒西隣會鴨肝猪肚供肥甘回頭看浮世晨炊晚不繼非我世外人乃為醉飽計樂極愧生難為歡剪韭雨夜萊羹社前有杜老後司馬金谷樓臺灰塵飛兩家淡薄千年話

又似前人

寓軒愛客還愛酒酒常不足客常有有時寧輟炊糧資買秫盆釀不盈斗今日何日天氣新和粕傾来賞春韭安問門外有飛塵且向樽前開笑口岸幘舞得雲山揺揮毫寫出風光透足以樂矣文字醉彼何人斯囙躶醜君記取今而後但師曾數司馬家薄物勤勤意亦樂莫學豪飲陳孟公投轄闗門妨客足

送前人之董氏館

雪溪公子清於氷與人心事秋月明黄塵滿目分不入

却向嵩曲尋幽盟山之址水之裔花柳之時風月夜避喧何必武陵源得閑便是羲皇世俗情詡詡有偽真道義之交無故新我今年已八十一君今亦是半百人日日聚首能幾日况我殘陽出入息聞君來書將有行萬里弱水在咫尺相望恐被浮雲妨有夢難托清風將豈是臨分語太若此味昔我實備嘗一盃一盃莫辭勸此酒中間膠漆釀記得希夸一語不優好之所勿久戀

二月十五日酴醾洞醉中

木香架下春未饒纍纍叢㲀方美嬌含香不吐有時發只須十日晴光牢滿腔醞藉固有在花心雅欲捉金焦遂時消遣老者事頗與酒與無花妖不妨掇纈細咀嚼與知味者相招邀而况逢迎骨肉親酒無清濁和粕澆百年此樂能幾日今日何日是花朝誰知醉無以將還自愧終不如獨醒君子賦離騷

中秋月下醉筆

去年賞月待晴開今年賞月月待來去年酒少擲醉倒

今年酒多如未盃信知豪飲不在我月色為我生飲材舉頭試看月如許皎皎氷壺在玉臺西風不動露已下碧落萬里無纖埃胸中磊磈正欲吐不仗此酒誰我陪落落魄魄空宇宙何事不入我樽罍素娥于我本無情任渠驚見摑掌咍誰知狂非是狂醉非醉自有老天知我我亦何求哉

送陳笠峯路教之燕名仲忱

笠峯秀甲東南郊面勢雄特根基牢上與日月星辰交

下走海脉通六鼇緼蓄玉金貢山色噴洩雲雨蘇焦熬之子生於其間擅英豪重不輕試厚自韜中歳跨鵬風翔翺道之行也玆其遭越庠素號多俊耄博士一飯久為妾者饕䒥藻泛泛隨波濤茅葦彌望誰其薅拜舞異渥開新陶長身古眼空滔滔正如矢初服箙弓離弢又如砥歃水淬出匣刀朝講暮説音奏諧肆鶩日漸月漬學子飽雋詩書膏意欲國為鄒魯家稷臯斥其餘忍百廢釐百年功績三年勞臺府交牘爭薦褒雖欲媜轡將

馬逃小春布煖風未號陸可安馬水可艘蘆根鱠鱸
蟹霜螯一飲百榼新篘膠梅花驛路萬里重遊遨大則
徑上玉堂揮健毫不亦小駐粉省班郎曹我欲餞送之
酒羔贈言一紙忘忉忉峻坂立馬嚴提鑣急流放船穩
着篙他日清望拂星旄衣錦歸時當與笠峰相為高

本堂集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本堂集卷三十三至三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李樹元

本堂集卷三十三

宋　陳著　撰

歌行

送兒沆再之婺

父母生汝期望汝地濶天寛從着步霜葉飛紅橙橘黄一笠西風正宜路送汝出門不肯行低頭進言出苦語雙親雖安身已髙菽水為歡盡朝暮夏初奉命見兩山

往還憾不身生羽如今又為千里行直是戀慕難輕去有不忍聽手撫背至哉天理人倫處我豈欲汝寸步離事有乘機恐差誤晩年正欲汝有成此行倘與心相副皺皮瘦骨便精神當為汝喜非汝懼不妨安穩趂前程但及梅花時歸學萊舞

送沆赴台州學録

山連霞水半沙十步九步神仙家草初芽樹欲花香風二百里春華人謂此行良可樂我送出門還作惡初心

謂何姑勿道爲貧去抱夫子脚天台如今人物林芹芳

藻潔紛佩衿物議無情憂責重盡人須要先盡心好爲

人師古所戒况汝大欠燈窓債理義無窮白日逑相長

工夫方有在視身如玉宜好修守口如瓶勿起羞平平

之外無赫赫介介之中有休休勞其筋骨餓膚體乃汝

法家幷拂士恩愛極處言語切豈得已哉汝行矣我年

雖邁尚自强綦藿能延壽命長相望只有片雲隔不比

遠去無遊方時節飛書當萊舞兩字平安勝三釜三年

電光一抹過但要學成身立來歸見父母

送邑簿李大用任滿

綵旗蔽野南風香徽門遮馬東路長黄童白叟百拜酒鸞棲主人今日行憶昔焦氛漲天赤手挽龍津力輸滁簿領為職關係重儒術飾吏經綸峑學校一新衿佩來市井再復圖畫開男耕女織各安堵山居海藏皆熙臺口不言功心自喻三年職滿留不住我窮欲餞惟有心一詩收拾行碑語如之何説見事明自有夜月光山亭

如之何說律已清亦有秋水鋪長汀留此賢勞書縣譜

携此聲名登雲去君不見政事堂中李恭伯即是長年

長社簿

送邑宰丁既之小書任滿

君不見南山峰晴倚空有時烟嵐失青葱又不見砰潭

水清貫市有時波濤漲黄滓銅章一臨山水間變態有

甚水與山自從有邑知幾尹仁聞始終無二三況值焦

氛半封内轉為樂國非容易飛凫忽戴福星來力量精

神有餘地吾鄉由來文獻多道脉無如世故何蔬園每每令棟宇芹波瀰瀰新絃歌小民艱食業山海弱肉難供虎狼嗟寒忽煖衣饑忽食晝無打門夜無吠百里乳哺父母懷恐稔時勞匣劍閒同寮議論兄弟視理到肯放山筆面苦檗雋永世味外甘棠種在人心裏圖誌雖書不盡書頌碑欲記如何記及瓜而代芒芒行花城如畫琴在堂手揮悵餞前路潤唖去金饋西風香來不攜家影相逐去不挑包心自足眉間迎笑動瑤琴膝下候

歸翻綵服南溪景檀孟城奇酒丹米白魚蝍肥家林燕
喜莫惜醉仕宦得閒能幾時平實工夫根本大舒徐步
武官職耐向誰規模看邑宰誰能如公三出宰誰能如
公徹底清誰能如公不炫名卓乎高哉日月證足以行
矣雲霄程出門為民還小駐肯借心香勤旱雨一雨三
日豈偶然異日作霖天已許老夫生身八十年何幸親
見真前緣既無筋力送之遠又乏詞藻揚其賢謾將里
詠塗歌者掇拾萬一溪滕寫長揖奉為行李累為我一

讀清天下

送兒沆再之台學并似許梧山張在軒

學古入官非易事同寅協恭第一義昨汝行矣重吾憂今吾聞之為汝喜有如此廣文先生真所謂法家拂士寄聲忽到我用情應為汝我欲謝之難為語汝其聽之告以意古天台多士類文有風檣陳馬之奇氣有霜林老鶻之鷙鎮之以靜重行之以平易艱難見初心苦淡得真味人謂著脚危於淵我知進德此其地汝不見范

文正公家書片幅戒子姪有事只與同官議又不見歐陽朋黨一論質鬼神同道相益乃君子

送兒深赴婺之月泉山長

來汝深吾語汝汝今此行五百里吾豈不欲汝在傍朝夕告教從容裏世莫難於續書脉孝莫大於養吾志男兒須為大丈夫遠遊有方學者事汝行乎吾決矣名山大川如不識坎升中間能有幾嚴師良友如不親家庭言語未必是若曰高車過萬里橋非所羨於司馬氏若

曰榮鄉佩六相印亦何取於蘇季子區區物外先入心
役役終身非切已星婺域月泉水古到今最多士要知
三人必有師毋謂一日長乎爾賊人之子乃自賊毀人
之善是自毀同寮當出肺肝話諸生當如手足視回顧
弱植荷負重雋永古訓滋味旨過食不求飽飲酒不至
醉閒事付浮雲本色為實地詩書何幸薄有禄齏鹽猶
勝空煮字仕未可養汝奈何耄猶加飡我自慰要得友
朋之譽可聽聞即是父母之前相諾唯三年日月一箭

過不必吾懼但為吾所喜

贈郡經歴韓君美名居仁

范文正謂幕客須可師者而難其人乃令以上分主畫諾方且為儒學地指易之全體大用以袪破碎脉詩之深源正流以洗浮薄余獨以衰耄不克攻撞邑丞許忽傳垂問之及輒歌數語以謝一覽擲之幸甚

易為六經彚訓祖詩闗萬里風化機周程泒外誰復得

商賜言後知者誰穿鑿蔽弄到今日家自為詩人自易數不及理數亦妄吟而無用吟何益京房輩晚唐時悖繆之渠漓之靡雖不能為本真累能悞來者滔滔地鄭幕多緣奎壁照鐵做脊梁主公道有時發經本旨坐虎皮有時續古正音作蟬噪老夫耄矣不出山宿學已隳寒灰問卓哉斯文有可宗身雖不前心已攀二松主人忽轉意謂曽齒及窮姓字生來欠識韓荆州我亦自分陳無已此心胡為乎來哉清風明月肝膽開滿天下是

可為事終歸斂手經綸才人文所以經天地直須掀揭山火賁民事所以壽根本要使人人歌既醉自顧光陰廹下春猶用拭目儒術功不能頌泰交於風雲之表亦可歌豐年於畎畝之中

行路易送陳晟謀仕

行路易行路易方寸中間是天地詩書能生萬里翼一出門外風雲起彼水馬兒如江河彼醯雞輩如甕耳汝今此行有足行我為之喜非徒喜先生在前元安公後

學在側太初子如行舟順流便如轅欲南車有指有文舉表人已羨入夫子門誰敢議機會來時非偶然功名發軔斯可矣豈知我猶望汝謙以養髙勿自髙虛以求是勿自是不覔慈湖拜象山不見了翁愧程氏終為巍巍大儒宗可為硃硃常流士自顧衰景薄下春聊寫苦語累行孝行路易行路易易處有難從此始試思深之有餘味

送邑簿阮杏山名鵬翁解任

杏山高高壓郡山山靈秀發生鳳鸞便應騫騰梧桐表
胡為回翔枳棘間誰信異物非凡翼志在遠大須培植
固非燕雀所能知正恐鴻鵠亦未識去年桂子香中晴
五綵飈下民歡迎雝雝仁氣才鼓盪今春已趣雲霄程
清水一壺留矮屋順風萬里送行色內將覽輝儀周行
外將和鳴福萬國老夫耄矣阻攀行一詩寄意無他腸
願言雙旌奠前路飛致鳳花開處是桐鄉

送邑簿周信解任

秋風好秋風好吹起棲鸞上雲表邑人欲留留不住綵旗綉帳長安道歌者相和舞者蹈欲説遺愛知多少朱絃直青銅照奸回百巧終莫欺正大一交如夙好處事無難輕車就熟路據理必爭疾風知勁草三細任滿如始至萬里安行當遠到擁篺篂植旌纛分内功名非外求時來為之特談笑尚須續續飛箋勿謂老大年已耄

寄台教王古甫　名去疾

直溪之水清且冽可以沃我老枯渴直溪之風空且闊

可以舒我窮鬱結自聞西來飛霞佩使我南望片雲隔
若無筋力抗塵埃徒有心事交氷雪長庚分光到寂寞
好風流問無時節瘦木豈是墨洗材歠葅不登鼎俎列
見何所見斯未信取非所取毋乃褻俗眼滔滔鄂州花
古道卓卓元城鐵自昔甕頭地最靈而况金壇人更杰
漫塘詞源有流傳實齋理學素磨切忽乘朝陽下赤城
坐覺文星燦東浙龜手之藥或以封皐皮之座嘯自徹
糠粃在前吾不妨吾後瓦注者巧吾但安吾拙敎鏄重

新雷霆鳴儒流湧赴江流決絃誦洋洋正聲合芹藻楚楚生香發北斗泰山收寶望東觀蓬萊是逵轍何時燈前相對一盃酒未見顏色惟看山中秋夜月

送兒沆赴昌國學錄

來汝沆吾語汝蓬萊鄉仙者寓汝行豈為求仙故寶陀山佛者住汝今豈為禮佛去吾聞翁州好學舍兵後絃歌尚存魯巨鼇拄牢蒼璧島長鯨截斷紅塵路黄公高節凛猶在姑侯英標儼如覩芷翁磊業國有傳逵少詞

章家有譜扶桑日出長精神滄溟際天谿襟宇湖水生落見乗除風濤澎湃嘗險阻耳目所接皆爲學身心所會當約取旦氣清明方見性人生涉歷終知趣規模要放面前濶議論要到平心處雪霜之際有陽春波浪之中有砥柱畏友當如父師敬平交當以兄弟處我雖自餒耄何及汝方年壯力須努亦欲長教在我傍深恐獨學為汝誤不然何以資一出幸猶近只寸半渡駕言曰仕實從遊自昔成人出辛苦看汝意氣勉自强味哉言

語謹毋負東雲在望道路開西風吹送衣裳舞消受宮
牆飯幾盂勝舉家庭禄三釜歳時箭過歸有期却抱本
色初心娛父母

本堂集卷三十三

本堂集卷三十四

宋　陳著　撰

歌行

壽雪竇菴炳同長老

昌黎大顛相接識為説道理驚孤寂歐公喜與惟儼交愛其文逸通經術自顧雖非韓歐倫漫遊亦到沙門釋明覺後人步野師湖海宿尊推第一胸中自有大藏經

此外三無翰林筆坐斷名山皆梵家能有幾人知本色不從鉢盂計顆粒只向棟宇爭寸尺彼滔滔者何足云我油油然自相得年年荷師壽我生今何以壽師生日欲寫丹霞贊其高師自有流乳一峯矗天碧欲傾嵩泒揚其清師自有飛雪千丈掛空白但有數語一溪藤相伴辦香飛入室緣師法門本是空我也將空當真實世間何事非戲劇請師一咲撼動天開圖畫壁

可舉長老退休於西山菴賦西山好以送之

西山好西山好天開畫閣勝蓬島千峯盡頭地脉舒萬頃如掌湖光抱清風佳月是時節暖翠晴嵐互昏曉逢人大觀夙契心小築數間謀退老欲歸去來不由身妙莊嚴域須手了平平穩穩經理去纖纖悉悉工夫到棟宇崢嶸巾笠湊鐘鼓震撼鉢盂飽今日何日滿十分是空非空歸一笑於戲分付善舞人曳錫逍遥忙刼表老鶴飛迎出山深馴龍拜伏候門早便應管領右烟霞何妨平章間花草樵歌漁唱如梵唄茶約詩盟足吟嘯淡

中滋味苦亦甜静處風光安是實顧我門户雖不同如此林泉均所好霜松雪栢夢相知布襪青鞋嗟已耄西山好西山好世間何處不是邯鄲道

似法椿長老還住淨慈

寺後山青巑岏忽如樵悴忽又開容顏寺前灘聲潺湲忽然枯澁忽又起波瀾知為誰子醜或妍只在主者往與還追思疇昔狎群攫痛卷無餘遺百難山林赭矣囊橐外棟宇委之荆棘間飛錫一來重悲慨張拳勇欲興

頹廢積勞落成逾一紀大書記實光千載彼物何物衆所唾無事生事幾將罵蟻將撼木不自分犬或見雪從他吠無辯之辯如我何有怪不怪當自壞胡爲撞鐘擊鼓辭上方若曰挑包頂笠皆吾鄉戲衫脫了因甚快大權契合終難忘風曾相送迎亦好雲與俱出歸何妨兩不相着是去住一撥便轉無思量人生忽忽夢幻身世界茫茫戲劇場我老不覺八十三師今亦且半百强石塔重來我愧不是蘇玉局茅屋可賦師却自愛杜草堂

代天寧寺主僧可舉贈梓人善斵歌

四明山南鬱嵯峩異氣上與青天摩人豪挾秀布山下餘為巧匠檀一窩頎然而長獨出者此中巧處得最多誰知造物亦有意要為公輸世其科天寧古剎本雄麗一旦忽受融風苛作而新之豈易事一手足任奚謀他前年起山門見者讚歎誰敢呵今年起佛殿鎮壓大地山與河百川湊材奔赑屭萬夫應役鳴鸛鵝眼意所及規矩就頤指之下鋸斧羅巍巍列柱鐵直立整整駢榱

玉圓瑳層簷飛走鳳翼舞脩梁騰上虹光拖上入雲霄
爭鴈路下臨城市眇蟻窠可以坐三大如來于中間正
面可以奉五百羅漢于東西兩阿我仗我佛大勢力翻
起尺水成文波汝有妙思隨我意輪奐視昔百倍過寶
坊突兀見此屋囬首人世今如何當年大時富貴户寒
烟落日廢丘迷蓬莎小而茍活破茅舍淒風苦雨不識
陽春和慈悲法門何遮礙平等世界何偏頗安得如汝
千百億莊嚴棟宇偏娑婆有快活無障魔大家拍手齊

唱善斷歌

代趙信甫名必蓋干人助冬衣

憶昔渾家衣天香翩翩風流公子裳蟾宫步武雲送上鴈塔姓名星搖芒緑袍照眼初意鋭青氊入手前路長誰知焦鹿成夜夢日與蓬鷃爭時光纍纍鵠形走山谷戰戰黽足履氷霜貂裘已敝有嫂輕季子牛衣雖泣無妻悶王章懸鶉襤褸不投俗捫虱勃窣徒談王豈不欲羨補衮居峻地豈不欲着錦衣歸故鄉顧瞻外飾至此

面自赭模索中襟淒其汗如滂况今玄冥令凛冽難犯
赤立身支當彼犲羣寶馬重狐貉彼毹茵綉帳雙鴛鴦
或錦步障五十里或金縷衣十二行與富貴家自擇伴
如衰颯輩難登堂老者衣帛盡早計大寒索裘真痴忙
縉紳遺緒慘莫繼章縫本色終難忘從來固多急義譜
今亦何敢淺識量君不見履常長貧至凍死絮袄不具
有識空悲傷又不見范叔一寒如此極綈袍之戀千載
猶芬芳

說

四子名字說

吾四男子一母所出而禀氣不同吉初吾欲其潛而有本也名以深字汝資麟兒吾欲其流而有歸也名以淪字汝海都兒吾欲其明而有信也名以洵字汝都朝兒吾欲其正而有守也名以湜字汝沚吾老矣汝等懋之尚覲厥成德祐元年五月廿五日書於天府之芙蓉堂

代楊賓日栢泉說

楊賓日余未之接識友人龍岡石君教授其家爲余言其人蚤歲有志於學既而家貧事異寄迹刀筆間今有年矣家無嬴貲架有書坐有客一談一笑意氣容與而扶善茹虐有長者之風他日以栢泉自號使僕質諸當世名人先生可不申其義以與之乎吁世道不古勢是趨便是奪苟足以羽翼其暴機栝其詐者不遺餘力終其身以清自處者寡矣今以之自號豈非慮其清之不能終邪栢也者木之至堅者也泉也者水之至清者也

清而不堅清有時而汚矣昔人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栢乎泉乎其有味乎回視餘人紛紛然妄立標榜者相去遠甚石君曰當以斯言復之因筆之以授

芷屋説

天地間萬物皆人所有人之取物亦各從其所好子猷于竹淵明于菊濂溪于蓮是已吾鄮范龍友自號以芷屋曰離騷有之芷葺分荷屋寄言也吾亦寄耳夫物而有契則所寓皆此物非必常接于目而後為我得芷芳

草也古之人以比君子吾將於其中藏焉脩焉游焉息焉專所有而人莫能爭隨所處而人莫能間亦莊子所謂蘧廬孟子所謂安宅也彼金谷芸暉被文繡落珠玉醉生夢死於危機之上者安知有芷之屋之趣哉余愛其言曠達而有感於心者不容不以告世道不古妄自標榜猶而謂之薰蕕而謂之芝者方滔滔也今子知以芷自況必將自反而自拔培其根而沃其葉落其華而歸諸實以充吾所謂屋則無愧於騷矣不然則騷所謂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可不懼哉强圉大淵獻丹山陳某書

自齋説

自齋竺氏子稷讀書之小室也吾為名之而告之以其義自之義大矣曰自貽曰自師曰自成巳曰自得之聖賢示訓惟此為至切以名其齋仰而觀由目以入心俛而思由心以復性習察之精沈潛之久主于中而外物不能遷澄其本而末流不能涸則知萬物之理反身皆

備仁義禮智我固有之矣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皆由此始齋云乎哉然自之為自有自暴自棄自是自用者則又吾自之賊苟徒委之曰我所自有惟意所可恐不知自之為何物佛之空老之虛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告子之仁内義外荀子之道性惡差毫釐而繆千里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吁知此則可以得吾之所謂自雖然今而後有

以自齋稱已者固不得而辭使假以自衒焉則非矣世之人駕虚巽僞妄自標榜以要人之稱道甚而吾徒所麾者亦皆有之良可歎已昔者諸賢或取諸鄉里或取諸所居面勢或取諸所學所志後進尊而師之舉以代不敢名之名然豈諸賢意哉吁知此則可以得吾之所謂自已丑閏月晦嵩溪遺耄陳某書

見山說

余投老杜門一日聞剥啄聲啟闗則有捧刺而前者姓

馬名元炎求一見進而問其故曰元炎家銅山之陰泉溪之陽望門牆僅一舍而如蓬萊弱水今得見幸矣竊有請焉不敢以冒昧囁嚅自尼因言世業陰陽地理將挾之以馳鶩於外以僥倖如景純公明之印可然非得賢士大夫寵所謂自號者重其行則猶鄉人耳長光價生氣勢此一機也余感其云云之勤勤乃詰之以古諺云銅山八面有藏無人見而面銅山以居其見之否乎矍然而揚眉掀髯道其山之來罔去水伏壟起峯屏揖

而壁削瓜足布而髓脉引指諸掌余知八面之箴亦既玲瓏於方寸中當以見山為號然可矣而未也東南山川之秀會乎四明亦嘗見之乎曰飛舄振策東至太白玉几西至小丹石窓三江之上十洲之間揚舲鼓枻且有日千態萬狀不逃所覽已余曰可矣而猶未也退立而請曰然則當如何而可余因告之曰天下有大陰陽大器局朱文公所謂在冀州之野坐常山太行之所盤結左泰右華以受嵩衡諸山之朝揖而長江大河横貫

於前此則方爲有所見而既有志於此不可以近且小者自畫及今眼明筋力强就術資身以爲萬里計吾非强而以所難正欲以成而之所以請太史公遍行天下周覽山川歸而作史記而行矣歸之日以所見作見山說是爲不負所號歲辛卯八月朔嵩溪遺耄陳高書

胡貴常雲寄說

胡立道字貴常家天台館于明之奉川豐里取坡詩中語自號雲寄質於余余謂天地間物皆有常惟雲變化

萬狀而人之心亦然雲與目過目隨心異而將徒見其浮浮也感往來之無時將徒見其悠悠也誘玩愒以為常乎將晦聰明黜思慮同歸于黯黮之中將見一死生齊得喪而相忘于飄忽之外乎曰非也不則望蓬萊而羨神仙于虛無夢陽臺而誣山川以邪妄乎資以自娛悅如隱僻者徒借以証妖祥如伎術者流乎又曰非也若然則何其豈欲班虞之庭詠歌紛郁以文章自鳴耶乘漢之時姚變感會以功名自奮耶登太行而凝眺為

狄梁公之孝于親邪賦江東而興懷為杜少陵之義於友邪曰吾所以寄庶其在是余聞之契而抑有說焉夫雲蒸于石生于山而上于天有本者如是人欲有所為有所行而不知本其可乎于易有之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吾則學自培養立其體而宏其用于記有之嗜慾將至有開其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吾則常自容察閑其邪而存其誠積而發定而應時至日化神動天隨夫然則雲吾雲也寄乎云乎哉貴常拱而唯唯因就以為說

嵩溪遺耄陳某書時癸巳端午前一日也

本堂集卷三十四

本堂集卷三十五

宋 陳著 撰

名字說

名女洸字汝玉說

吾女洸字汝玉而告其義洸水有光也光發於外何如自晦況婦人乎然晦非徒晦厚其所養重其所有温温然如玉是之謂德故以汝玉勉之今笄矣將有行也於

所當盡者其自玉哉歲甲申中秋日書於本堂

名竺果孫説

竺稷堯佐吾内表姪也戊子長至余過其家揖坐既抱其子前曰今年九月得男是為嫡長未名敢以請吾謂季秋之月作易聖人配卦以剥五陰下進獨上一陽碩果不食因為名曰果孫義取諸果果中有仁人猶果也仁非外鑠我有能性其性則仁在是家之傳在是吾幼常隨吾母歸寧立外大父下挹其貌頎然以重聽其言

煖然以厚老成典刑擅稱鄉曲嗣而吾舅善以樂內文以彪外鍥薄事不到口表弟少博益以涵煦家族閭里無間言有子如堯佐又將世濟其美如嘉木焉百年封植生意充拓而枝而葉而苞而實而果孫以生世道不古人心日漓再世其德者已不多見況欲三世四世以至五世不替厥初其幾家自外大夫以上其積亦已深遠自外大夫以降至果孫又五世矣且少博與堯佐本根之方勤而未艾外家之有後其可涯耶然果存于剥

剥窮上而為坤其機甚危守以静固以密以復其本則陽不至於熄而仁脉無間斷或者蝕之者衆搏之者烈吾為此機愳子曰天之生物也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亦易之果之義果孫幸有知當以此説保毓其性以世其仁堯佐責也此外吾亦何言哉

嵩溪遺耄陳某書

名慈孫説

姪孫葺贅於母家慈溪桂氏壬辰十有一月廿二日得

男來請名余謂慈名溪因漢董孝子也汝之子生於彼
名曰慈孫爲宜若曰名不以山川而余特取其慈之一
字無戾於古慈之義甚大愛之異名仁之推也孝於親
弟於長睦於宗族和於鄉黨鄰里等之而上皆不外此
汝其咳而名之進而心求之而蒙養之又進而及能言
則以意開喻之由是而進進以至于入小學入大學不
失其教則慈不可勝用矣不則長而悖逆而悍戾而放
僻邪侈豈其赤子之心不知教之過也謹毋謂襁褓中

未有知未受教姑有待然則古之人至于胎教者又如何汝其領斯言使其子毋辱余之命名亦可不忘慈溪外家之意昭陽大荒落孟春吉日八十歲伯祖書于本堂

胡貴常字說

古之君子以身任道道者何常是也洪範謂之彛中庸謂之庸平平焉而莫能踰融融焉而莫能離生而知學而復常此而已世降人漓大本者昧而小智自詭全體

者失而偏見自錮鑿以爲智足以爲恭姑息以爲仁廉也而避兄離母義也而火妻灰子信也勇也而尾生北宮黝盧也空也而老莊浮屠氏吁性中無理外之物六經無驚世絶俗之語聖賢無孤立過高之行紛紛者顧相異相角如此道安在哉吁孰謂至于今之時又有甚難言者蚊𧌐蠅營儒名以飾澤市井蛩吟烏哢竊文會以標榜鄉曲波流風靡愈降愈下豈不重可感也夫余友胡立道乃以貴常爲字人方厭吾常而獨已貴之是

知所以立其道者矣空谷足音不覺跫然而喜聊筆所欲言以審儻不畀之以為無甚高論則吾道之幸也貴常其勉諸嵩溪遺叟陳某

汪誠可字說

汪日賓名其子以本信字以誠可其為訓甚嚴望之甚然非過也人之性何理非信動之情則有信不信焉故君子誠之為貴不誠則無物矣生知以上不容言思誠者學者事也今以本加于信之上繫可於誠之下使之

知信之本乃所自有知信之復在乎誠之而后可父之命其子有大於此乎況世之人逐逐於其外於其末而不誠其子者方滔滔日賔之見則異於是余聞之猶躍然以發為之子者當何如其敬承哉癸巳五月朔嵩溪遺耄陳某書

內子友良字説

吾内氏趙名必興字友良詩云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徳音謂其夫為國事在外故思之不置既

寢又與且贊美其人如此其良也氏之及葬其親庭所取諸此而名而字以歸于我淵乎其味哉吾於方欲仕以行其志惟主饋為急庶幾善體斯義相成以道則吾所大願既而走州縣躐班出入二十餘年不跛不躓厥助惟多吾之無良姑置言外而氏之友良可謂無忝所命矣暇日相與之洽因舉酒屬之而歌曰險艱兮更嘗淡薄兮悠長翕與張兮何常如友良何兮友良乃賡而歌曰往事兮浮雲偕老兮天倫樂莫樂兮吾真如良人

何兮良人歌闋吾因書之以授氏吾陳某也時癸巳五月望日

名曾姪孫灼字孟晦說

曾姪孫阿黾及冠余命之名以灼而字以孟晦且告以其義灼明也明無所養則適以為累為小智為自用為苛刻放蕩故善學者恐其輕也持以重恐其浮也蓄以深恐其過不及也擇乎中庸其庶幾乎子張之堂堂子路之勇無所取裁終不如回之愚參之魯也汝受資若

敏而懈然于學則何如余為汝懼此晦之一字將以玉于成尚勉之哉甲午季夏望日書于本堂

名族曾姪孫芸生說

芸生吾曾姪孫也生于癸巳仲冬之二十一日今歲一周流俗試周有具初手取一筆次取研墨次取書冊數本吾為之喜姪孫楠因而請名其子吾曰是月也一陽生月令所記芸始生之時芸香草也而逢陽則茁楠取于眉一索而得男此吾兄頤齋之曽長孫仁脉方開其

生生而來可既哉此兒異日于芸香中剔蠧盡爲吾子增氣醉而書皆醒語敬之敬之歲甲午十一月廿五日夜分

史居甫字說

里史氏子弟林立有辰孫居甫者因其師張子華來見其貌也和其言也謹從容間以字說請余余念其外世俗而獨求于山林之耄殆亦有見焉乃迎其機告之曰人與萬物並生而與物異所居者大也其大無外斂之

在方寸古聖賢於人心天理所據依之地深切著明皆因其所自有範其無忽失而已有出于是放心逐物如忘鄉曲棄室家望洋迷途終其身而不知反可懼也況子生於世閲耳目之接身心之溺自立為尤難而字之曰居豈徒字也哉要不可不擇所居以稱斯義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固自有次第然學何從入亦曰主心以敬敬則勤不則怠敬則思不則罔敬則新而又新不則狃于習錮于昏苟於止而

已昔呂原明司馬公韓持國諸君子知有學業當自力不知世禄為自足故家之後賢於此者幾希彼何人予何人有為亦若是若諉曰余何敢望是為自畔其廣居非吾所以待子之意矍然拱而揖曰諾余喜焉就書以為說歲旃蒙協洽人日嵩溪遺耄陳某書

名范脩字德甫說

余如瑊契家子范鶴孫來見拜而興而拱曰鶴孫先大父所命不肖孤幼名也及冠當易名而大父歿罔極奈

何幸而先生在視孤猶孫行敢以請余惻其言奚辭為因告以人之行孝為大人之身實肖天地一毫不踐是為忝所生為人子孫而大者不立是為不克負荷此自古聖賢所以戰戰兢兢吾夫子所以若而為經況汝以煢煢弱植逢百罹之際承再世一寒之遺而欲不墜厥緒豈不甚可畏者然貧賤憂戚天所以玉于成非汝之累而孝未易言也娶妻為養菽水盡歡今無及矣霜露之感悽愴怵惕當何如其為心經第一章引詩大雅云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爲汝易名誰能外經其名以脩而
字德甫德本所自有脩則在我而孝在其中不然則非
所謂德是故惟脩爲急若諉曰力不足者是自棄自暴
曹交問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曰然又曰堯舜
之道孝弟而已矣二程子一出即欲學聖人亦以是夫
自時厥後當以孔孟之法言爲法以二程子之志學爲
志庶可慰祖父九泉之靈而余之名汝字汝爲有助敬
之哉敬之哉乙未孟秋望嵩溪遺耄陳某書

名女冲字汝和說

吾幼女冲既笄而語之曰汝知冲之義乎隂陽磅礴人因以生坤道成女坤屬隂隂之氣易偏偏則方則執則沈滯惟融明温柔者為得故以冲名汝而和其冲之暘也故字以汝和其在父母家怡怡愉愉不見聲色從夫則事尊章不施勞處娣姒不敵耦待宗族姻鄙與凡内之纖悉酬應噰噰而諧熙安安而飾厲于女道婦德其庶乎彼而茍而隨而軟媚則非吾所謂和者又不可不

察汝其服膺吾訓哉歲乙未孟秋望日書於本堂

名外孫黄玠字孟成說

外孫黄相兒生而留吾家尚幼一日拜而請易名曰將以範其終身也吾喜其凝重而有志因以玠名之天下之物莫粹於玉玉而爲器皆可寶而况於玠玠大圭也其爲寶又非他器比然非琢非磨則徒璞而已故莫難於成唯人亦然乃字之以孟成此有父字蓋氣質之性天然之性存焉生知以上不容說下此則在乎善反之

與不善反之而賢不肖以分此幾甚危其自今就其姿而力於學哉汝家雖約經子史至于凡有關於學者有汝曾大父太史編校手澤在歸而求之有餘師也他日有目而指之曰黄孟成令足以爲珍矣庶爲世其徳而無忝汝所生歳乙未孟秋望本堂老人書

名女清字汝則説

女清生於吾宰嵊時邑之堂曰琴清就咳而名其乳及笄易名清而語以其義清者人之賢徳然清則易激激

則多矯清則易察察則多刻是故清不徒清渟涵之斟酌之則在清猶水也水不可不防防猶則也故經有內則焉凡所當盡者纖悉畢具在室則當受訓于父母有家則當質正於其夫庶可免于過愆是吾望也因字以汝則越此則非人矣其母忽老父八十三歲書于本堂

名幼子泌字汝泉說

天下之大水皆自泉而來非出于泉者潢潦而已幼子及冠易名曰泌泌喻水之泉也因字汝泉而申其義吾

晚年得泌欲身教之而倦于耄欲延師而貧無其貲童丱周旋於書冊琴瑟之間頗自知向學稍長察其志殆欲自立而不隨者甘受和白受采庶乎有受學之質然方來正可懼也故易于蒙之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程子傳之曰觀其出而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未有所向則以發育其明德吁至矣吾又何言泌其勉之哉敬之哉老父八十四歲書于本堂

本堂集卷三十五

本堂集卷三十六

宋 陳著 撰

騷辭

剡縣觧雨五龍潭等處送神辭

稼如茨兮黍與粳十日不雨兮彼蒼御龍君兮儌祥環嵊之土兮雨其滂焦捲發秀兮揺晲涼田水決決兮秋風香龍倪歌舞兮飽有望神之賜兮何可忘登山臨水

兮送將神亦勞止兮歸安故鄉

賦虚谷黄子羽所藏吴山西 俊 墨蘭三章

虚谷兮委蛇雲英英兮日遲遲緊陰兮土滋蘭之生兮彼桃李其安知　虚谷兮明陽紛百草兮樹千章馨香兮自將蘭之有兮何蕙茝之敢芳　虚谷兮沈寥霜雪降兮風蕭蕭榮華兮飄摇蘭之全兮清寂寂而彌高

賦墨梅

直放而為横出之勁兮瘦吐而為淡佇之馨羌寂莫以

自韻兮而萬里其流聲風霜之表神與交兮明月在天水在下耿耿於其間兮於以觀我生之清明

賦鸒鷺

山林以為家兮出而與風烟之為縹緲水之湄素與狎兮專一嗜而謀飽紛紛下而上兮若不能以終日矯靜潔以待兮固有獨立于寒梢之表者也

題畫扇

江極目兮沙路平驢卓耳兮風蹄輕彼何人兮為此行

我欲從之到蓬瀛

賦賈養晦所藏王庭吉墨水仙花　迪吉

歲云暮兮陰凝若有人兮亭亭玉質兮黃中淡無言兮含馨雪霜貿貿兮弱植自矜宇宙納納兮誰與為情斂而全其素兮何有乎丹青

題女冲所藏彩箋

天空濶兮西東兩山路平平兮春草班班今而後兮百里之間思渺渺兮水竹之灣

題兒泌所藏彩箋

山一抹兮天之末兮彌隱隱而彌姸松矯矯龍其脊兮颯張髯而自全有美一人兮橋之外水之邊意其悠然有見兮雙鷺飛飛而在天

銘

吳蘭齋野航銘

謂亭兮而舟其形謂舟兮而止不行其誰知此理之精夫固動無動而靜無靜見之舟非舟而亭非亭

朱景伯承孫省齋銘

維天之命維性維靜靜則有動毫釐庭徑是故君子貴乎自省省之如何顧言主敬

鏡銘

奩則涵清揭則用明匪形之觀以觀我生

戴時芳方易初齋銘

易有初乎初不可迹易無初乎何從有易平旦氣清萬境寂如我觀我生是易是初

泌紙屏銘

既潔既光既直既方靜以觀身㫒其有常

銘婺石君瑞德祥墓誌并序

石君瑞豫為墓誌以其藁來諗讀至贊之末恍然一笑豈欲與余同此贊耶因為之辭敬羨其達而并及余意云

金華矗天雙溪無邊秀而生公玉尺朱絃文以發身縹組揚鞭推者爭轂薦者交箋外最歷歷雲霄羽翼横飛

直上何要非職庶展夙學天也而厄歸分故曲猿鶴與適窮而自亨耄而自强何見之達豫誌其藏公之于余契誼平生豈其誌死而不同方余八十一公八十五出處畧同年又如許亦欲自誌公有成語晩節間關一生清苦

耕雲亭銘

耕雲亭余友孫凝德夫所築也書來言其故氏裔清州揚雲嶺下東漢末始祖長官公遊會稽

菴居四明白雲山傍奉揚雲里之神以廟死且葬菴為寺子孫蔓延到今詩書發身簪纓擅一鄉寺之南廟之東有麓寬平因盧焉瞰流而亭扁以眲雲雲以識厥先之遺耕則在我敢以銘属余謂天地之氣形而為人其始皆有所受氏一身而至於百千萬人一家而至於四方萬里蓺也久而昧其所自出者有之知而不暇問者有之其有幸其有可迹覩而使之目接而心懷

者能幾何人哉長官之業雖失其譜而有白雲寺揚雲嶺廟千餘載猶在後之人不問久近霜露之感無所于寄亦惟篤雲之舊則生生氣脉與雲俱流又將自此亭始耕雲之義不淵乎銘

曰

四明之山雨雲之間是卜是築豈其餘閒追惟先德如苗斯植千載之下雲其遺迹彼揄者流朝夕之謀不田餘地不耕奚秋顧瞻左右繩繩其後誰與本根而今其

有非雲而雲非耕而耕苟不自力有如此亭

敬義齋銘

孫夢釜與之篤學而老于學者也有齋焉名敬義蓋取諸易

維心之動為氣之户維性之靜為理之府動則易放孰操而主靜則有應孰則而矩以直其内敬必内聚以方其外義非外取是以君子脩省恐懼夾持以立學其殆庶

虛心齋銘

史景揆名葵卿以虛心銘其齋求銘于陳某銘

曰

夫人之心其體則性情則其用隨感而應不物于物物非吾病澄然湛然雖動亦定彼老莊者棄天所命放言曰虛與道庭徑非虛之虛萬里之鏡敬之敬之吾師孔

孟

棲吉所銘

卓子野樵以棲吉初號請銘于嵩溪遺耄陳某

銘曰

夫人之生動之機危吉凶悔吝動則見之惟能主靜雖動不失敬之敬之是棲是吉

頌

壽王脩齋樞密頌

天地其塊道理最大孰主張是有聖賢在方寸之微萬善之會惟修則存不則昧昧于易之元終日乾乾大學

明新體用一源暗室屋漏飛躍天淵贊化育物莫知其
然修之用功亦曰大矣于以名齋學此而已夔禹與行
顏孟與止翼翼兢兢毫髮千里平生之間至于歲寒匪
幸而進匪倦而還世變日隘穹壤自寛吾安吾性人以
為難鳯翔千仞辟易鴻鵠覽輝一下為國之福皤然如
龍歸卧雲谷雨我大旱羣望斯屬維昔淇澳君子之宗
亦既多壽維德之豐切磋琢磨盖以自攻脩哉脩哉今
之武云

贊

吳景年瑑真贊

其容淵其鬚掀其服野其冠圜是誰筆之得其粗焉孰若見君於此筆之外而知君於此筆之前氣以直而肆神以藏而全付所無於自信處所有如不然夫固欲謝吳楚之塵而游戲乎羲皇之天也

石藏玉贊

天下之寶惟玉爲最然不受觸觸之則碎如何如何可

全其粹亦曰珍藏光華白賁

林樂閒真贊

皎然其毛顏也似玉癯然其骨相也似竹悠悠然其心也雲與上雲與下飄飄然其身也江之南江之北此所謂樂閒之道人贊之者本堂老人之醉墨

林道士元素真贊

龍瑞主人林性初以其壽像求贊於余謂似邪未嘗接之於平居謂非邪固嘗聞之於其徒寬閑以自放則雲

壑與江湖蘊藉以自澤則家世之詩書余知其黄冠羽衣者其寄而不離乎儒是之謂性其初而像者其粗也

汪日賓真贊

詩書以沃其中兮睟目盎乎吾之餘衣冠以正其外兮儼自媚乎吾之初情周乎與物兮于由由而介介義見乎應事兮于膠膠而舒舒庶乎免于今之世兮其將進于為少游王彥方之徒

僧雍野堂贊

野堂之野大千世界野堂之堂匪茅一把也無藩籬也無間架風月往來雲壑上下空空洞洞規模廣大是真非真是假非假善哉善哉無成無壊

僧可舉真賛

德源上人以其師直翁壽相求賛余謂直翁不必賛自有湖海拍天浪山林撼地風八萬四千賛賛德源點頭曰如是如是

僧可正真賛

古巖氣骨春風面皮是人認得靈溪靈溪元是不知一
片妙莊嚴域千古萬古光輝

本堂集卷三十六

本堂集卷三十七

宋 陳著 撰

序

舒平甫文集序

余内弟舒澥平甫古之學者也退然若不能言而敏悟過人藹然若不勝衣而勇于自立油油然不與人較而其中自有涇渭世所共嗜者一皆泊然至于身入太學

以舉業為餘事獨于經史間與朋舊審問明辨窮日夜亹亹不倦雖百里外相從勞瘁而樂也然卒以是病而死止于三十有九其所議論所著述如川之方增木之方華而坎而夭折矣余時節相過懇其用心太過以養氣培力告之良苦則應曰忱知其如此然舍此則心何所于寄將益病不若從吾志以聽天命嗚呼此其所以死也而幸有其不死者在其書有易說繫辭釋若干卷讀史藁若干卷紀拙前後續藁若干卷是亦足以觀所

學矣然使天假之年則所詣者必益深所去取者必益精其止是也邪若其孝于親友于兄弟信于朋友鄉鄰益薄俗滔滔中之砥柱也而此又其土苴歟余于此弟敬而愛之將終身切磋焉而痛其不克遠到姑序其大畧于易說之首

錢塘白珽詩序

錢塘白珽余識之早幼穎悟五歲以工屬對嗣而嗜學刻苦忘寢食泛濫書史間得離騷意度為多益之以左

江右湖滕槩激濯日以沈郁卒斂而歸諸詩平而瀾漉而力静潔恬澹而光自澤味自腴騰播散落與春風草木爭芳潤一時名賢如文本心陳存齋方蛟峯皆為之印予家性存方虛谷周草窓何潛齋輩又相為練核磨淬積之久成集好事者將取而鋟諸梓而以書聞于余曰何如或其可也敢求數語以開卷先余謂天高地下日引月長人情物變何涯涘道理閫奥文章髓脉即之探之則愈深愈無窮而詩止于此乎哉自恨年已七十

有六恐不及見方來之成之富然余之所知不專在于詩其事母多病瘤刲股和藥起瀕死者再母死號慟自擲嘔血至數盌父暴感奇疾醫言必得龜尿可療走冰雪攀崖壁忍凍餓求之三日不得父以死痛自咎不能致藥抱屍哭絶而復蘇繼母虐不子其孤下氣以事怡如也既而改適厄于貧為營朝夕如家然脫罹兵氛負而逃深竄迄免于難嗚呼刲股嘔血雖于禮未純然人之所難能餘固夫人所當行而世降俗薄知者亦鮮覯

乎此則余于今之人有取焉耳詩之名于時抑末也余愳人徒知其以詩名而不知其行之實因併為表出之庶乎詩以行加重云珽字廷玉自謂四明名儒舒少度遺腹子豈文脉果有自來哉乙丑良十月望嵩溪遺耄陳棊序

贈范鶴孫序

范鶴孫余故人純甫之孫千之之子間出示諸君子所贈詩頗與其善吟而求余序之因語之曰子之年方十

有九此古之人入大學以後之歲月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十字為學之本以止定靜安慮得六字為學之功此外未見其有暇及之也况子雜居城市紛紛其過者易惑單傳門户㥘㥘其弱者易動波頹風靡而不自覺其易流日濡月染而不自知其為異而祖而父屬以何事一有跌足則坎坎千丈之間不能以寸余為子愳昔文正公幼孤讀書長白山虀莖粥塊積十年如一日及其成乃如此其德業子其可自戾于姓譜之中乎

余敢以此為勉而詩非所急也子視予為文人行言之非過他日有成必德余言余將亦有以見而祖而父于地下矣

贈仁木上人山游序

余入城寓天寧寺有僧名仁木字石俱氣甚和意甚整暇與之語有淡泊味久之謁余曰比從師鐵壁于瑞巖師入寂去遊徑山參雲峯既而來此參直翁爾後或又為游外計請所以贈聞之惻然有觸于心名山滿天下

風月四時烟雲萬狀幽花野草之娟靜曉猿夜鶴之飛吟幅巾杖屨蕭散其間詩過之以騷琴過之以清酒盞茶甌過之以芳以潔陶謝李杜蘇黃諸人皆樂乎此者也而今愛閒者方賈憎于善競樂貧者方貽笑于豪奪黜思慮忘形骸者方折摧于擊搏撓裂之手又奚服為方外之遊求初心之適哉以是為僧可獨專其趣包笠所至金碧其宮以居玉雪其粒以食無朝夕之營無風雨之憂追深搜遠窮佳極勝隨所接為已有而人莫我

取回視白日黄塵與蟻蚋爭命苦樂之分如兩人世苟不自俗誰肯自外然嘗聞昔有盧阜避逅一广有就地爐取芋魁以授欲啖間方噓灰去皮為广僧斥之以恣縱山游固樂不嘗苦淡不免于一斥而其勉之若曰以散為聖以逆為化斯之未能信此外自有當家在非余所知也姑筆所欲言者贅其行辛卯夏五月嵩溪遺耄陳某序

贈許存齋序

慈水許存齋業儒不終欲以世所謂三命資游戲且求數語賛其説余平生惟知道之廢興命也天命之謂性也命也有性性也有命也而學不進未能事斯語三命云云則非所聞其為此説豈非小智自鑿淳辯相誑往往不知自求者隨人三寸舌動富貴心為患難貧賤戚戚禍人心莫此為甚存齋嘗儒矣敢以儒之所謂命告庶其歸而求諸聖賢書春融冰釋處而山林出而江湖風清月明水流雲逺無非可樂必將有同其樂者遇又

奚暇他資哉拱而謝曰吾聞命矣

王氏族譜序

古者有氏族則宗事為莫重其世家至自置宗簿宗尉（自註云陽羨州孝侯廟碑并溧陽史氏家譜亦載此）如有司然世降而下宗法廢人心漓貧富忌則貧者不得為族官民分則民者不得為族聚散疎密之不齊則散者疎者不得為族甚而服未盡而以途人視等而上益遠益可知已于是乎族不可無譜使其有如張公藝家九世同居未之譜猶可誘

然亦止于九世而公藝家不多見無已必如杜祁公家世譜自三代以來千餘歲不絶而非敢望于今之時姑有能于中葉以後譜其所可譜豈不賢于無譜者吾于吾鄉得一人焉王氏子立孫是也其先唐銀青少師敬玘瑯琊人在明州節度十將至天祐二年卒于官葬于奉化之萬竹堡高祖昌曾孫海祖玩父洞男三行賞行孜行孚脩見之墓碣前乎高祖後乎三子皆無從考不知更幾世而念四府君為家萬竹之始此無譜之過也

今觀立孫所以譜所以自序沿流而遡源而闕其前之所不知由本而存支而畧其逺之所不能及考之也確布之也秩人心天理流貫於數百年宗族之中其用心豈可與草木同腐輩同日語然立孫范出也王氏之子子孫孫脉其家傳何啻千百而無一念及此乃于十二世之後負而來者倡為之可謂無忝所託雖然成之難續之尤難顧其來者何如耳余與有連審其為人于名利不竭蹷于怨仇不宿慭門外是非揮手謝去欽薄事

一毫不以掛口諸子玉雪照映稱其家純如也忠厚參層有造物在何患乎此譜之不百世哉序行葦之詩者於睦族必歸之忠厚此吾于王氏宗譜亦云立孫字之朝自萬竹斗門已三十餘年矣歲甲午孟春人日四明遺耄陳某書序

蔣定叔樵吟集序

半樵蔣龍甲定叔有樵吟集其子應日來見拜且泣曰先君嘗緘是集欲求一印可書未發閒俄感暴疾費志

而沒余聞其言惻然披閱竟見其詩調平句清有意於古而年不多與止于斯邪其詞則非余所知莫能贊一字姑筆數語於卷首以答應日之孝思之切若夫定叔冥冥於九泉之下爱莫起之悲夫旃蒙協洽孟春望日嵩溪遺耄陳某八十二歲書

贈吳安仲序

余交國史黃公震東發爲深甞握手慨嘆古道散伐木詩廢相友善如我輩幾希公因及姚江吳應酉子雲從

吾游久一誠如初有子字安仲亦來學以世其盟無巳庶乎可耳余耄矣言猶在耳近留城而子雲職教鄞學庠父子往來清話無虛日疇昔所未接見乃綢繆如此而國史公死已十有五年耿耿嘻嘻不自知其為何心也間而安仲拱而曰國史雖為自婦氏家而生貺親典刑日淺予在猶國史公也不屑之誨敢夤緣以請余不敏辭焉而感其勤不能無言人之為學莫病于過過則其歸為老莊莫病于錮錮則其歸為告子故君子必擇

乎中庸而知性為難知言為尤難余觀安仲年少而識老氣盛而心平入則家庭父兄告詔出則學校朋友薰陶亦惟相與求歸于孔孟而已養之重以為體守之謙以為用于為學乎何有不然非余所素與國史公講切者尚勉之哉

贈孫秀才序

東湖小墅孫會叔友仁余聞其與里之賢史景正游而未有識近如城辱來訪挹其氣清以凝叩其言正以暢

因樂與之接而彼亦近于相親如嗜昌歜菹雋永世味外而告歸求一贈言余謂夫人幸而儒其名必也儒其實㴞㴞中與俗俱流日蕩而薄于本心何在至于朋呼儔引區區小技以風月自命妄立標榜行行然若無復餘事良可悲已間有力儒業道儒語則相與聚而笑且訕甚而仇視之以為怪物是故特立獨行者難其人吁為已之學為人乎哉不以時好遷不為毀譽動一于學古自有孔孟氏可證以友仁少年之姿之志卓然自植

必以余為信他日學成見之者當如景星鳳皇矣昔坡公作太息一篇送秦少游猶不欲時人見異使三年而後出之余何人也其藏之十年安知今日之訕者齒宿而見定不相覬而胥而為此之歸哉

池州青陽縣方氏義門序

杜祁公宗譜自三代以來千餘歲不絶中更世變散而之四方萬里終不免有如路人者勢也而推其本支猶幸其有譜在也然欲其休戚死生聚而親之于一門之

內如唐張公藝之家九世同居已不可得矣今青陽方氏義門十有一世長幼數百口踈猶密遠猶近以骨肉相依藹然三代之風自時厥後以意氣融脉絡以詩禮存䂓矩雖百世可也余聞之不覺望風下拜況其子孫當何如其為心苟有狂惑越此門限必有執家法為赤幟之者而上之人亦當有以綱維而檢柅之其於世道不為無補

本堂集卷三十七